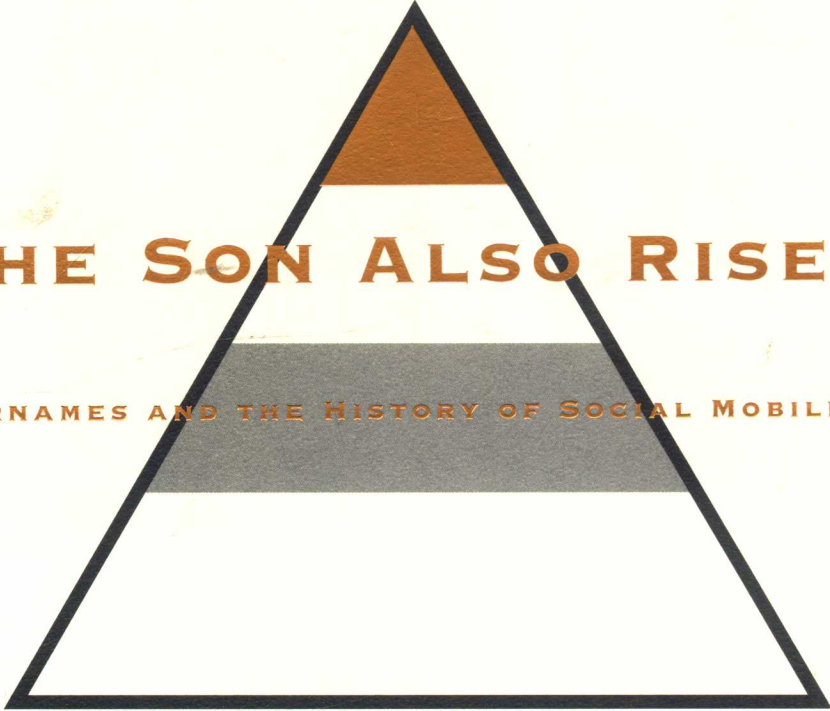


父 — 酬 — 者

姓 氏 、 階 級 與 社 會 不 流 動



THE SON ALSO RISES

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

葛瑞里·克拉克 | 著 吳國卿 | 譯

GREGORY CLARK

父 — 酬 — 者

姓 氏 、 階 級 與 社 會 不 流 動



THE SON ALSO RISES

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

葛瑞里·克拉克 | 著 吳國卿 | 譯

GREGORY CLARK

父酬者——姓氏、階級與社會不流動 / 葛瑞里·克拉克 (Gregory Clark) 著；吳國卿譯 - 初版 - 臺北市：時報文化，
2014.10；面：公分 (NEXT 叢書；212) 譯自：The Son Also Rises: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
ISBN 978-957-13-6100-0 (平裝)

1. 社會流動 2. 歷史

546.18

103019826

THE SON ALSO RISES: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by Gregory Clark

Copyright © 2014 by Gregory Clark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ISBN 978-957-13-6100-0

Printed in Taiwan.

NEXT 叢書 0212

父酬者——姓氏、階級與社會不流動

The Son Also Rises: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

作者 葛瑞里·克拉克 Gregory Clark | 譯者 吳國卿 | 主編 陳盈華 | 美術設計 莊謹銘 | 執行企劃 楊齡媛 |
董事長·總經理 趙政岷 | 總編輯 余宜芳 |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臺北市和平西路
三段 240 號 3 樓 發行專線—(02)2306-6842 讀者服務專線—0800-231-705 · (02)2304-7103 讀者服務傳真—(02)2304-6858
郵撥—19344724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—台北郵政 79-99 信箱 時報悅讀網—<http://www.readingtimes.com.tw> | 法律
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、李念祖律師 | 印刷 勁達印刷有限公司 | 初版一刷 2014 年 10 月 31 日 |
定價 新台幣 450 元 |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80 號 |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關於

n e x t

這個系列，希望提醒兩點：

1. 當我們埋首一角，汲汲於清理過去的包袱之際，
不要忽略世界正在如何變形，如何遠離我們而去。
2. 當我們自行其是，卻慌亂於前所未見的難題和變動
之際，不要忘記別人已經發展出的規則與答案。

我們希望這個系列有助於面對未來。
我們也希望這個系列有助於整理過去。



CONTENTS

導讀——劉士永·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研究員 / 副所長	005
序言	009
01 導論	015
PART 1 不同時期與地方的社會流動性	
02 瑞典——達成流動性了？	035
03 美國——機會的國度	063
04 中世紀英格蘭——封建時代的流動性	091
05 現代英格蘭——追本溯源	113
06 社會流動性定律	135
07 先天與後天	157
PART 2 測試流動性定律	
08 印度——種姓制度、同族通婚與流動性	177
09 中國與台灣——毛澤東後的社會流動性	205
10 日本和韓國——社會同質性與流動性	221
11 智利——寡頭間的流動性	241
12 社會流動性定律和家族動力	255
13 新教徒、猶太人、吉普賽人、穆斯林與科普特人——流動性定律的例外？	273
14 流動性異常	299

PART 3 好社會

15	流動性太低？——流動性與不平等	307
16	逃脫向下的社會流動性	327
附錄 1	測量社會流動性	335
附錄 2	從姓氏比率估算流動率	345
附錄 3	發現家庭世系的地位	351
	圖表資料來源	371
	參考書目	389

父 — 酬 — 者

姓 氏 、 階 級 與 社 會 不 流 動



THE SON ALSO RISES

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

葛瑞里·克拉克 | 著 吳國卿 | 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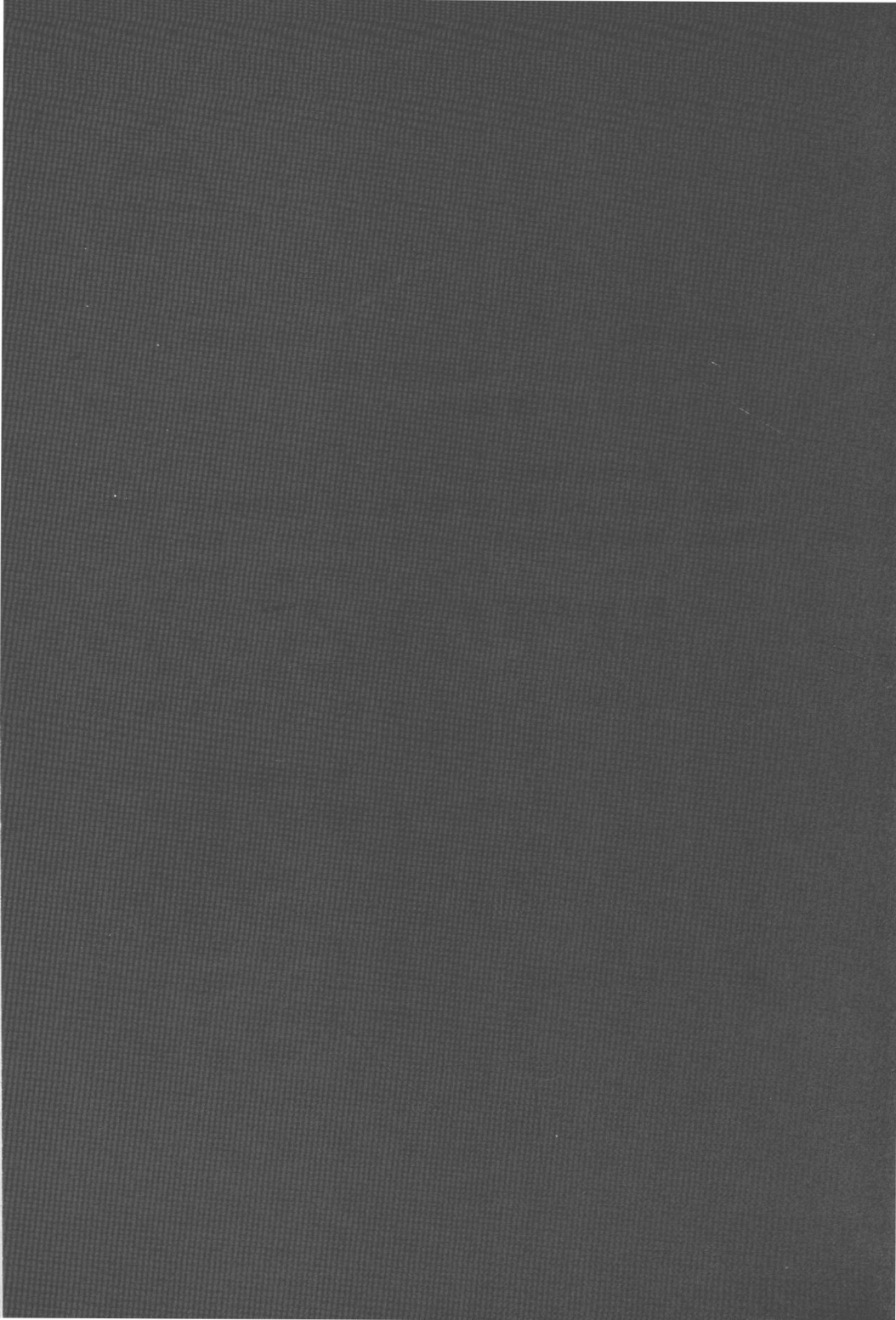
GREGORY CLARK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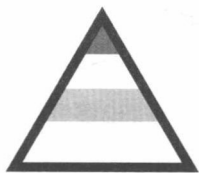


導讀——劉士永·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研究員 / 副所長	005
序言	009
01 導論	015
PART 1 不同時期與地方的社會流動性	
02 瑞典——達成流動性了？	035
03 美國——機會的國度	063
04 中世紀英格蘭——封建時代的流動性	091
05 現代英格蘭——追本溯源	113
06 社會流動性定律	135
07 先天與後天	157
PART 2 測試流動性定律	
08 印度——種姓制度、同族通婚與流動性	177
09 中國與台灣——毛澤東後的社會流動性	205
10 日本和韓國——社會同質性與流動性	221
11 智利——寡頭間的流動性	241
12 社會流動性定律和家族動力	255
13 新教徒、猶太人、吉普賽人、穆斯林與科普特人——流動性定律的例外？	273
14 流動性異常	299

PART 3 好社會

15	流動性太低？——流動性與不平等	307
16	逃脫向下的社會流動性	327
附錄 1	測量社會流動性	335
附錄 2	從姓氏比率估算流動率	345
附錄 3	發現家庭世系的地位	351
	圖表資料來源	371
	參考書目	389





導讀

——劉士永

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研究員／副所長

經濟史學家葛瑞里·克拉克在其 2009 年的作品《告別施捨——世界經濟簡史》（*A Farewell to Alms*）中，提出了一個雙元歷史規律論的觀點：人類的經濟生活一直處於人口學上的「馬爾薩斯陷阱」中，這種人口膨脹因戰爭、疫病與飢荒等因素的自然限縮情況，一直持續到工業革命後才被打破，從而使得全球的人口與經濟結構出現了「具有現代性」的變化。延續這種歷史循環觀，並運用來自各式各樣家族史的資料，克拉克的新著《父酬者》（*The Son also Rises*）則給了一個恐怕要令當代人感到沮喪的說法：要從窮爸爸的陰影中翻身，得耗盡數個世代的努力甚至是好運才有可能；但那些生在富爸爸庇蔭下的子孫，卻能不費吹灰之力的保有經濟上的優勢。原本在《告別施捨》中一絲轉機的光點，在《父酬者》似乎變得更加黯淡。

在本書中，克拉克基本上還是以相當比較經濟史的方法，把人類的歷史以工業革命為界，區分為兩個循環結構，並把人口增長

設定為貫穿其間的要素。只是在《父酬者》中，作者將焦點從經濟或產業結構與人口變化的互動關係上，轉移到了推動經濟成長的人口要素與內質本身，並以特定家族的變化為觀察點，提出儘管經濟結構、社會思潮與政治板塊在過去六、七百年都出現過劇烈變化，但經濟上「富者愈富、貧者難富」的說法依然未減，也因此造成社會階級流動與相關的不平等現象，並未因社會或政治變革而有所改善。這種財富世代因襲且不受外在社會、政治因素變動的現象，並非僅發生在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西歐大陸，也對於那些後進國如中國、日本等地，有著一體適用的解釋力。這套「富者愈富、貧者難富」的說法，不僅僅適用於時間軸上的歷史比較、空間軸上的區域或國家對照，也同樣在個別社會內部中得到印證。不論是社會與人口同質性極高的中國與當代日本，抑或號稱民族大熔爐、高度異質化的美國社會，都同樣沒能跳脫出這個定律。只是對於這樣的看法，《父酬者》這本書似乎給台灣讀者——尤其是那些深受太陽花運動與巢運，這般呼籲社會平等的改革運動激動的讀者們——當頭潑了一桶冰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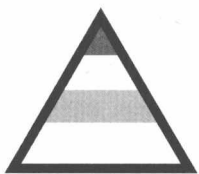
克拉克的說法和許多人的理解不同，過去社會學家認為人口流動是可以在兩、三個世代裡完成的，以北歐為例，過去三百年間的社會階級流動率就接近 25%。然而，克拉克卻認為這是採樣過少的結果，一旦時間軸拉長兩倍以上，就不難發現這些社會流動現象其實遠低於當前的估計，北歐的社會流動率可能遠低於 20%。而在追蹤歷史家族資料後，克拉克斷言，出身（birth）比起所得和教育程度，對於某個人或家族的社會階級流動性具有五成以上的影響力。立足於「出身為大」的認知上，作者倒也提出了一個擺脫貧困、向上移動的可能性——跨階級的通婚關係。只有那些受過良好教育與社經地位高尚家庭的出身者，才有可能因為婚姻的緣故，協助他們

出身較低的配偶及其家族，緩慢地提升他們的社會階級與相應之經濟地位。

《父酬者》的英文原著出版後，自然也有一些反對的看法，其中最主要的反駁聲浪，認為克拉克把對於「富者愈富、貧者難富」的解釋，過度強調富人比窮人更聰明、也益發地努力所致。這些反對者認為，克拉克全然忽略了社會與政治制度始終掌握於富人之手的現實。換言之，這是人性自私自利的前提下，富人家族壟斷資源的結果；豈能單憑現象就斷言富者的成功可隨血源（blood）與基因（gene）被延續下來？從這樣反駁的聲調中，意外地讓人想起史丹佛大學神經科學教授羅伯·薩波斯基（Robert Sapolsky）反對基因決定論的說法。薩波斯基認為基因決定論之所以危險，正是因為該解釋過於簡單，卻也因此可輕易用來解釋一切人類事務。他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，我們其實還沒有能力去判斷哪種行為是由基因造成的，更不可能「科學地」（scientifically）排除後天環境對人類成就的影響。類似的反思，也出現在 1997 年的科幻電影《千鈞一髮》（*Gattaca*）中，劇情圍繞在一個天生基因低下的工人，如何以各式各樣的非法手段，換得另一個具有完美基因人員的身分，而終能一償移民火星的宿願。當火星象徵著社會階層的頂端，如何登上太空船遂成為階級流動的過程，於是那句對白「I give you the identity, you give me the dream.」，就成了反駁克拉克認為只有婚配才能解決社會流動的小註腳。

本書的英文書名「The Son Also Rises」，戲謔地借用了小說家海明威（Ernest Hemingway）的名著《妾似朝陽又照君》（*The Sun Also Rises*）。該原著以移居巴黎的美國人生活為本，表達了當代目睹西方社會在一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下，對舊有的和平秩序完全被瓦解、不可復得的感受；並藉此傳達海明威對傳統價值觀破滅，快樂

主義等新生活態度興起的詮釋。這樣劇烈的變動，若是從克拉克的角度來說，恐怕不過是黃粱一夢；當戰爭結束、社會秩序恢復後，海明威書中人物的感懷，都應該只是「強說愁」的文人詞彙而已。至於在中譯書名《父酬者》方面，雖嗅不到英文原名的戲謔味，卻也直接反映了克拉克寫作本書的重要發現與其宗旨。簡言之，葛瑞里·克拉克的《父酬者》可以是一本挑戰既有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性解釋的重要著作。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深度的經濟現象分析者，克拉克在選材與分析方法上都有相當的可信度，這是無庸置疑的。於是本書留下的觀點與結論，除了前述引發的學術爭辯外，或許還有讀者閱讀後的一點不安：「我怎麼沒有個富爸爸！」



序言

本書將引發一些爭議，因此本篇序言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說明。雖然有許多人協助參與各個社會的社會流動率估算，但內文是由我寫作的。本書中研究證據的詮釋和提出的流動性理論，都只代表我個人的意見。此外，我在以下表達感謝協助的人，不應將此視為他們對本書結論的背書。

我的第二項工作是，指出本書的精神和風格與我的前一本著作《告別施捨——世界經濟簡史》一致，嘗試證明一些極其簡單的社會流動性模型，可以成功地預測各類社會和體制的結果。這是一個建基在不完整證據上的主張，有可能錯誤；但即使這個主張在一些面向是錯的，我仍希望它能指出一個更好和更完整的社會流動性理論及機制。即使在一個像社會流動性如此充滿理想和失望的領域，也應該還有探索和推測的空間。

本書所論及的研究，與數位學者共同合作進行，最繁重的合

作工作是與康明斯（Neil Cummins）完成的，他共同負責第4章與第5章英格蘭的大部分材料。中國與台灣的章節，以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郝煜（Yu Hao）的畢業論文之研究為主要內容，他設計了處理小量中國漢人姓氏的方法。智利的章節取自同為加大戴維斯分校韋達爾（Daniel Diaz Vidal）持續進行的論文研究。有關日本的章節，則根據石井龍也（Tatsuya Ishii，音譯）在加大戴維斯分校的畢業論文研究。蘭德斯（Zack Landes）協助完成孟加拉部分的估算，包括想出如何下載220萬筆加爾各答選民登記的資料，並由艾肯森（Lincoln Atkinson）辛苦地執行這項工作。密西根大學的馬辛（Daniel Marcin）提醒我，美國1824年和1825年的報紙刊登的報稅名單，並提供我們數份這類名單資料。我歷史課的畢業班學生阿布－史奈（Firas Abu-Sneneh）、韋弗瑞德·周（Wilfred Chow）、鍾克莫（Kuk Mo Jung，音譯）、馬瑞克（Ariel Marek）和威廉斯（Kevin Williams），以自1850年以來和更早期的常春藤盟校學生研究作為課程計畫。我對這些協助研究的人深為感激，如果不是他們的貢獻，本書不可能完成。

這不是一本能輕鬆完成的書，主要障礙之一，是主作者的能力有限。回想起來一些原本應該十分明顯的模式，卻在剛開始就被遺漏和忽視。這項計畫的初始目的，只是把今日世界的主流流動性估算，擴大到遙遠年代前的英國和印度等國家。因此，在研究的早期階段，我充滿信心地談論社會流動性的速度和完成。直到面對了長逾五百年的地位持續不墜之證據如此確鑿，迫使我放棄原本對資本主義的驕傲之一——對於普遍和快速社會流動的樂觀。過去多年屢次嘲諷我的社會學同僚偏執於階級等虛幻的概念，現在我已有證據相信，個人的人生機運不僅可從父母的地位預測，而且從太祖父母輩（祖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）就能預測。這確實看來像是一種

無可逃脫的遺傳基質，有如社會階級般注定所有個人的結果。本書不是言簡意賅之睿智的產物，而是在紛雜敘述中，鋪陳出任何閱讀本書的人都能明顯看出的結論。

第二個障礙是，資料蒐集的範圍必須能擴大初始研究的涵蓋面，以至更多國家和更長的時期。我很感謝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（NSF）的資助，對我們的研究極為重要。我也感謝用這些資金聘請的許多研究助手——加大戴維斯分校的康貝爾（Douglas Campbell）、郝煜、何溪（Xi He，音譯）、納塔莉·何（Natalie Ho）、石井龍也、馬康（Max McComb）、克萊爾·潘（Claire Phan）、史克里文（Richard Scriven）、史蒂芬·孫（Stephen Sun）、韋達爾（Daniel Diaz Vidal），以及倫敦的柏克（Joseph Patrick Burke）和史瓦茲伯格（Raphaelle Schwarzberg）。全加州大學經濟史討論會（All-UC Group in Economic History）贊助郝煜和韋達爾，協助他們的論文研究；經濟史學會（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）也提供獎學金給郝煜，都對研究工作大有助益。戴維斯分校社會科學資料服務中心的丹尼爾斯（John Daniels）和史查特弗德（Jean Stratford），慷慨地對許多資料蒐集的問題提供協助。Ancestry.com 大方地特准康明斯和我使用豐富的線上資料來源，供作研究用途。

這整個計畫實際上由《紐約時報》（*New York Times*）科學作家韋德（Nicholas Wade）的建議所激發，他建議姓氏可用來測試早期書中提出的假設，即工業化前英格蘭的上層階級有較高的生育率。我很高興地宣布，姓氏研究的確證實了這個假設。但在探討姓氏時，我意識到它們透露出更多有關社會本質的事。

一如往常，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幫了我大忙。叢書編輯莫基爾（Joel Mokyr）和兩位文稿審查人費里（Joe Ferrie）、葛拉達（Cormac